

## 聚沙成塔

Just another WordPress.com site

## 钱理群和余秋雨 (转载) - 本文限点击五百次以下： - (请读者自觉。。。)

Posted on 2013年10月6日

## 钱理群和余秋雨

幽燕侠

2012-05-28 20:06:25 | 分类: [杂文](#) | 标签: [杂文](#) | 字号大中小 订阅<http://zhangzhaosheng928.blog.163.com/blog/static/4177281620124282557658/>

钱理群在2012年4月出版的《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一书中写道：

“2008年伊始，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贺永新先生给我寄来了一段文字，这是从我们班被打成右派的江之浒先生所写的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里复印的，文中赫然记录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在班级批斗会上的两次发言——。

面对这白纸黑字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把它遗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历史的旧痛在我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轻松？这“轻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续的痛苦之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简直是一个嘲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要“拒绝遗忘”，但首先遗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以后，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

昨夜，我睡不安宁。夜半突然惊醒，历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现，我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发言？此刻，我一遍遍地审读，自省，寻求答案。于是，我发现，我的“批判”始终有两个重点，一是关于“民主自由”，一是关于“家庭出身”。而这正是我在1957年最感困惑，并因此使自己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的两大关节。记得我在反右运动开始的一次共青团内的讨论会上，曾做过这样的发言：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我不同意的；但反右也会有副作用，从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讲话了。我的结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我还是赞成反右；但希望坚持民主自由，不要把知识分子吓跑了。我的这一番发言，当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和右派思想划不清界限”，甚至“滑到了右派的边缘”。因此，让我出现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并作发言，第二次还是第一个发言人，我心里明白，这是党给我的一次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考验。我关于民主、自由的那一番“慷慨陈辞”，其实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表白，是用批判来和右派“划清界限”，借此向党表示我的悔改与忠诚。可以看出，我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甚至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力图使自己的“批判”似乎“有理有据”。而这也是党所要求的：既要紧跟，以党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又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鲁

迅的分析，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释”，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释其思想、口号，以具有某种学理性。总之，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

我的发言表明，我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会讲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而我关于家庭出身的那番言辞，因为触动我的心病，那摆脱不掉的原罪感，就更是曲折婉转：先以身说法，硬说并未因出身而受歧视；再竭力说明党重视培养工农子弟之必要与合理；最后承认自己因剥削阶级出身而天然地不能与党“同心同德”，因此有改造的必要。这都是自我说服，煞费苦心而自有可悯之处；可憎的还是那副自以为大彻大悟，洋洋自得，居高临下地教训被批判者的奴才心态与口吻。但我就是依靠这样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过了一劫。逃过的代价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以自救：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而我居然把它忘却了！——

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改造这样的体制，那么，像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和《余秋雨有话说》中说“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今天以自己的遭遇为例子对那些批判我的文化报刊提出七项质询：质询一 你们一再宣布，“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现在，我再降低要求，举出一句也好请问，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

胡适先生的儿子胡子暄 著文回应道：

“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10月，你先后在“四人帮”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四篇篡改历史、无限上纲、乱打棍子、血口喷人的大批判文章，署名都是用的“余秋雨”。这里，为了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阁下提个醒，我根据当年先父遗留下来的旧杂志，把它们一一开列在下面： 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1月出版）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 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1月出版）发表《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8期《学习与批判》（8月出版）发表《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10期《学习与批判》（10月出版）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 面对这些无可否认的“历史文献”，请问阁下，你还敢不敢让人举出大作中的一篇或一句，然后把你全年的薪金奖励给他们？我想你即使脸皮再厚、胆子再大、钞票再多，也是不敢再出来拍胸悬赏的，只能三缄其口，彻底沉默。”

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说：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式。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

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一个不忏悔的人，一个缺乏良知的人，一个历史有不良的记录的人，一个在遗忘中再次犯错的人，却奇迹般地成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学者，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他在文章中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良心，要做善良的人、真诚的人。他的文章是优美的、流畅的、有感染力的。喜剧以正剧的方式登场了——这才是时代最大的悲剧。

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将来”。假如我们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样失去了对苦难的记忆、对罪恶的记忆、对责任的记忆，那么我们所期盼的幸福和祥和的生活便永远没有保障。假如我们的历史还是像积淀了仇恨、愚昧和迷狂并且反复释放的《二十六史》，那么我们的将来也必然是其中某个章节的重演而已。”

<http://mj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7&tid=5&pid=346&aid=168>

夜阑，涛声依旧

作者：江之浒

目录

代序 余英时教授复作者的信 前言

第一章 外侮下的童年

第二章 动荡不安的中学阶段

第三章 服务社会和继续深造

第四章 经受“反右”洗礼

第五章 九死一生的炼狱

第六章 右派来鸿“解密”

第七章 年近“不惑”结婚成家

第八章 “改正”后的十多年新闻职业

第九章 “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第十章 美国见闻录

**317页 定价：25.75美元**

<http://www.google.ca/imgres?>

[biw=1366&bih=599&tbnid=zyQ8Lns5IISptM:&imgrefurl=http://dataspace.princeton.edu/jspui/bitstream/8420397b2e3c24cf27765db42df23ea8ee37277e20412d0451644b08218a9db5&w=623&h=355&ei=OfFQUu31O](http://www.google.ca/imgres?biw=1366&bih=599&tbnid=zyQ8Lns5IISptM:&imgrefurl=http://dataspace.princeton.edu/jspui/bitstream/8420397b2e3c24cf27765db42df23ea8ee37277e20412d0451644b08218a9db5&w=623&h=355&ei=OfFQUu31O)

[raw-image:///8420397b2e3c24cf27765db42df23ea8ee37277e20412d0451644b08218a9db5&w=623&h=355&ei=OfFQUu31O](http://www.google.ca/imgres?biw=1366&bih=599&tbnid=zyQ8Lns5IISptM:&imgrefurl=http://dataspace.princeton.edu/jspui/bitstream/8420397b2e3c24cf27765db42df23ea8ee37277e20412d0451644b08218a9db5&w=623&h=355&ei=OfFQUu31O)



从左向右：俞梅荪（右派之子）、王书瑶、沈志庸、燕遯符

##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 3 期（总 83 期）王书瑶专辑 (ZL).doc

### 2、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录——中共已经放弃‘人治’了吗？

王书瑶收集整理并撰文

2010年三月份，为配合“北大1957之难”一书的编辑与出版，受命收集整理北大右派名单。这是一个苦差事。其实事情原本也很简单，在北大的档案馆中就有北大反右的完整记录，只要北大档案馆能够开放，去抄一下就行了，可是，北大档案馆却一直拒绝向我们开放。在北大物理学科建立九十年的时候，北大原副校长沈克琦先生与赵凯华先生共同编撰了《北大物理九十年》，到了2008年又出了一个修订本，其中，就列出了物理系的右派名单，这个名单就是从档案馆中查找的。这个时候，档案馆对沈先生还是开放的。这个名单后来被王书瑶看见了，他把这个名单写成文章，发在网上，结果引起很大反响：一个叫铁流的右派和另一好事者把它同钱学森的惊天一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联系起来，他们指出：北京大学如此残害他的学生和老 师，中国还会出“大师”吗？引起了对中共反右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广泛质疑。于是，就是沈克琦副校长也不被允许再去档案馆查找右派资料了。最近全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又通过了新的国家保密法，其中规定：绝密级保密期间是30年；机密级是20年；秘密级是10年，1957年反右到现在，已经过了53年，就算绝对机密的文件，也已经过了保密期。右派名单并不是秘密，什么秘密都不是。在我们当中，任何人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都是“张榜”公布的，比如说，王书瑶被党支部划成了右派，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请看右派分子王书瑶的嘴脸！”贴在三角地，这还算客气的，不客气的，就是：“请看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某人被划成了右派，党支部是唯恐天下人不知，不然怎么对他（她）们专政？怎么批判他们？怎么搞臭他们？所以，右派名单不是秘密，不是秘密而把它保密起来、神秘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北京大学为什么不能、也不愿世人知道北大划了多少右派？是为了“保护”这些右派？还是遮丑？另外，还真有一份属于“秘密”的“右派名单”，我说的是所谓“中右分子”的名单，它是由党支部书记直接掌控的。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反右之后，总是觉得不舒服。有一次全班到公社劳动，他发现一本笔记本落在地上，被风吹得“沙沙响”，他走过去看是谁的，拿起来一看令他大为光火，那笔记本是党支部书记的，里面就记载了哪些人是要“内部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 3 期（总 83 期）王书瑶专辑 (ZL).doc

第 5 页 共 121 页

控制”的“中右分子”，我这个同学还是中共党员，却也赫然名列其中。这份名单是断然保密的。据信，这样的“中右分子”多于右派分子，全国大约有300万人之众。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在哪里？中共真的已经放弃“人治”了吗？还是继续在那里挂羊头卖狗肉？人民的知情权在哪里？挂“保密法”的羊头，卖拒绝公布档案的狗肉。为什么我们就出不了大师？就是因为当权者要的是奴才，而不是真正的思想家。在当代的中国，只有真正能够引领时代潮流，开辟走向人人自由、人人自主、人人平等，摆脱各种剥削和压迫，引领具有无限生机的新世界，创造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的人才可以称做大师。据说，我们已经有了两个被封为国宝级“大师”的人，一个人的名字叫钱学森，另一个人的名字叫季羨林。但是，钱学森最大功绩不过是制造“两弹一星”中做出了大的贡献，制造器物——不管是导弹还是卫星，——只能称作是工匠，最多是个大工匠，在那个领域中也称为“大师”，可是，却不是我们在上面意义上的大师。时代的潮流不是器物所能引领的，引领时代潮流的是思想。认为制造器物的人也可以成为国宝级“大师”，是唯物主义的毒害之一。钱先生倒是也有新“思想”，他在大跃进中，仅仅凭借物理学的知识，仅仅凭借说一亩地水稻所接受的太阳光的能量，就断言一亩地可以生产一万斤水稻，完全不懂得，——连最起码的生物学知识都不懂，任何物种的变异都是要很多条件的，一个亩产800斤水稻的品种，不能因为施肥的增加（光照并没有增加），仅仅因为毛泽东要大跃进，它就会变成亩产一万斤水稻的新品种，——就对“大跃进”大唱赞歌，说亩产万斤完全可能，为“大放卫星”推波助澜。他对大跃进中饿死4000万人的悲剧负有相当的

责任,可是,至死,他对这种罪恶的后果都没有丝毫的道歉之词,缺乏最起码的人类良知,这也算是“大师”?另一位季羨林先生,“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明哲保身的普通知识分子,我们全社会都要向这位“大师”学习吗?“真话不全说”,不能说的这句“真话”是什么?他要为谁和隐藏什么?是为长者讳还是为尊者讳?还是为当权者讳?“大师”都不说,谁还能说?我们这个社会还会有真理吗?还会有真相吗?“大师”如此,我们这个社会靠谁?靠什么来推动它前进?说了上面关于“大师”和“工匠”的话,还引起了一些误解,要再解释一下。原本“大师”就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大师”有很多层次,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贡献或有特别造诣的人,在这个领域中都可以称作大师,但是我们,或者说我个人所说的“大师”,却是如前面所说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者,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 3 期 (总 83 期) 王书瑶专辑 (ZL).doc

第 6 页 共 121 页

否则,是不能被称作“国宝级”的大师的。我心目中的大师,必定是可以“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者,不管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中国,远的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等人,他们的思想,被帝王吸收,形成中国独有的“帝王文化”,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2000 余年,比如像“三拜九叩”、“山呼万岁”等等,推翻了皇帝之后,很快就又制造了一个“万岁”出来,很容易的;欧洲的,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引领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君主的权力是加以限制,遵从逻辑思维。文艺复兴之后,则有旦丁、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等等,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在中国近代的,是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创中国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潮,虽然他们并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他们并没有成功,所以中国在现在陷入了又一个困境。1949 年之后,也还有大师,比如像顾准、马寅初等人,由于他们是受压迫的,他们引领的思潮始终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器物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内容,却不能改变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它向全世界宣传了什么?它向全世界宣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要整理右派名单,是为了恢复社会正义,还我们以公道,是为了不忘历史的惨痛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不再被压迫、不再被政治迫害的社会,也是为了培养出无数真正的大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可是,就是有那么多一些奴才,得到主子的赏识,就忘乎所以,就教训别人,要忘记历史,特别是那些苦难的事情,这样一来,身体才会好、身体才会健康。我说的这个人就是现在红得发紫的钟南山,他还是个院士,他获得 2010 年度北大的杰出校友称号。他说: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帐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六十年其实就三十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他这个话是在 2010 年 5 月 4 日北大校庆纪念日的校友会上说的,在那个会上,校方向他颁发杰出校友证章,而在开会之前,有那么几个不识时务的右派,戴着“右派冤”、“右派索赔”和“哭北大”的牌子在主席台上合影,钟南山先生要求这些右派忘记过去的苦难。

第 7 页 共 121 页

在我现在收集整理的 400 多右派名单中,从 1958 年到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有 26 人,其中,8 人被无端处决,被打死一人,在劳改和劳教中病饿而死者 6 人,自杀者 10 人,死因不明者一人,这些人中,有学生,也有老师,这些人当年都是风华正茂的鲜活生命,都有远大理想和抱负,都是奋发图强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的青年,他们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爱情,但是,他们却都死在暴君、暴政之下,钟南山你可以忘记他们,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你爬上了院士的高位,你当然是生活在“好的日子里”,那些右派老人,饱受摧残,风烛残年,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也生活在好的日子?在 20 乃至 50 年的时间里,侥幸活到今天的右派们,哪一个不是历尽苦难,“改正”之后,也还是生活在痛苦的延长线上?钟南山,你“看透了”什么?你可以忘记你母亲的死,你这个不孝的逆子,你是不是还要求犹太人忘记纳粹、波兰人忘记卡廷森林、中国人忘记南京大屠杀?你还有一点人类的良知吗?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我们要求的是社会公正。1957 年的钟南山是在北京医学院读书,他并没有经历过北大燕园“五一九运动”风云的洗礼。因为北大档案馆不开放,这次收集右派名单,只能是依靠右派派友和同学们以“传销”方式一个一个的提供,通过电子邮箱,反复核对四次。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人也都老了,记忆难免错误,整理时碰到困难,以及我本人的精力所限,可能会有错误,没有列入的,是没能找到;列出名字的或有错误的,我们表示深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 3 期 (总 83 期) 王书瑶专辑 (ZL).doc

第 8 页 共 121 页

深地歉意,我们决没有恶意,也希望在网上刊出后,能有人指出这里的错误。北大右派总数在 715 到 811 之间,现在已知的总数大约为 540 人,超过了一半,不很准确,非正常死亡 31 人。我没有把东语系谭金水列为右派。详见名单。当时对右派的处理名义上分为四级,实际是五级,从低到高是:1、只戴帽子不给处分;2、戴帽子

同时给与留单位(学校)考察或察看;3、保留学籍或公职,离开单位劳动考察、劳动察看或监督劳动;4、开除学籍或公职,劳动教养。第5级则必定是以“反革命分子”罪行论处,不以“右派分子”论处,开除学籍或公职,劳动改造。因为他们先前已经说了,对右派分子“一个不抓”,只给行政处分。名单中的黑体字是已知劳改(劳动改造)、劳教(劳动教养)、劳察者(劳动考察),对教师可能是劳动察看或监督劳动,一律简称为劳察。不注明者即为留校,留校者的处分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戴帽子不给处分;另一类是给予处分:留校察看。我们分不清哪些人有处分,哪些人无处分,所以只注明是留校。红体字表示对其人不能确定,还有疑义。

文革中被处死者等非正常死亡名单,共32人:被处决9人: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张锡锬、吴思慧、黄宗奇、黄立众、任宗正;死于暴力1人:施于力;病、饿而死6人: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黄思孝、肖其中、袁植芬;自杀14人:敖瑞伯、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鹏、孙贤义、黄茂兰、邵??、敖乃松、周云霞、林生方、许世华、卢贤军、冷辛;死因不明2人:胡稼胎、吴兴华。

受“三劳”处分的有127人,其中,劳改9人,劳教27人,劳察91人。劳改九人陈奉孝、赵清、林树果、钱如平(以上数学系)刘奇弟(物理系)李燕生、张保正(化学系)刘含光、郑瑞超(以上地质地理系)张元勋(中文系)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3期(总83期)王书瑶专辑(ZL).doc

第9页 共121页

劳教二十七人 张景中、杨路、孙传仪、杨奇峰、李力、董尚斌、陈金灿(?王书瑶记得在劳教时,有一个右派叫陈金灿,一说为劳察)(以上数学系)谭天荣(先开除,但留校作反面教材,后劳教)、严仲强、王存心、王书瑶、何建鄂(以上物理系)姚仁杰、袁植芬(以上生物系)陈洪生(历史系)张志华、王国乡、刘秉(炳)彝、张本吉(王书瑶记得劳教中也有一人叫张本吉)(以上中文系)刘佐汉(俄语系)黄继忠(西语系)时荣章(西语系)龙英华(哲学系)朱祖勋(不明系)刘培之、高光泰(以上职员)讲师弓清源(不明系)

劳察九十一人 陶懋顺、任大熊、倪国熙、梁世辉、于劭、刘巽仁、张世林、李权、洪允楣、吴其斌、茹新民、闵均泰、贾保成、贺绍甲、罗公群、王东华、袁槽林、梁次平、何纯瑾(以上数学系)蔡一坤、倪皖菽、梁炎武、赵志圣、徐祖年、章豫梅、岑超南、张戴铭、曹澧、梁忠赵、肇恒标、沈迪克、陈成钧、李雪琴、燕遯符、王克岩、叶培松、陈德贵、邓鲁阳、王又平、刘显声、张承孚、陈子雄、张云鄂、王克晖、敖瑞伯、黄冠涛、李港龄、钱汝明、章鹏、张效政、孙贤义、沈志庸、顾慰君、王宁人、吴继一、顾根涛、褚宗祥、吴佑宁、郭定一、阎瑞昌、黄茂兰、徐鸿年(以上物理系)纪增善、陆宇晖、黄森、郑远志(以上化学系)张鉴模、林自立、王向阳、俞庆水、刘国鼎、李世俭、刘学良、陈廷模、赵汉雄、陈心亥(以上化学系)杜锦堂(生物系)刘慈忠(俄语系)段静修、孙机、张剑奇、赵明海、黄良元、张磊(以上历史系)王文全、李思孝、郑宗钊、宗若铁、樊鸿源、钱咸生(以上中文系)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3期(总83期)王书瑶专辑(ZL).doc

第10页 共121页

李华荣(哲学系)共一百零9人。其中,劳改者以数学系为最多,是4人,劳察以物理系为最多,是42人,几占总数的一半。

按系分,右派总数是物理系最多,含先发配的16名毕业生,为156人,但是,按人数比例则不是最多,物理系学生右派占学生总数的8.9%,按现在所知,中文系师生共800人,划了80右派,占10%,比例最高的大约是俄语系教师,教师总数大约是60~70人,划了14个右派,比例为23%~20%。

按年级分,各系普遍是1954级学生的人数最多,其次是1956级,1955级的学生右派人数最少,这个现象了也值得研究。

部分北大右派名录1、数学系84人 助教:陶懋顺(下放考察)、任大熊(下放考察)、程庆民、刘时衡、王信忠、刘品馨?、朱德威 实验员:陈葆华、陈奉孝、赵清、林树果、钱如平(以上劳改)。张景中、杨路、孙传仪、杨奇峰、李力、董尚斌、陈金灿(?王书瑶记得在劳教时,有一个右派叫陈金灿)(以上劳教)。倪国熙、梁世辉、于劭、刘巽仁、张世林、李权、洪允楣、吴其斌、茹新民、闵均泰、贾保成、贺绍甲、罗公群、王东华、袁槽林、梁次平、何纯瑾(以上劳察)。俞宗源、温耀华、许华彬、杜有辰(女)、叶年五、章亮、孙国樑、林埜、蒋星耀、樊振环(女)、孙乾、赵立人、张葆蔚、刘训善、李浩、陈孝萱、徐元洪、李权、庄国强、张炳谦、崔彦昭、陈守义、潘绍湘、张敦灏、戴佑健、蒋巍、胡耀鼎、苏乙波、冯礼贵、李兰芬(女)、刘德荫、刘仲强、邵孝煌、朱聘瑜。(以上留校)此外尚有三人不记其姓名及所受处分。数二:来向荣、吕清山、郭家一、戴中器、孙国良、徐克学、张效男、苗以顺、杨霁英、周云霞(女)57年12月跳楼自杀身亡。另有一吴姓学生,名字不详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3期(总83期)王书瑶专辑(ZL).doc

第11页 共121页

2、物理系 总数 156 人,含先期毕业之 16 人。教师: 9 人 蔡一坤(劳察)、倪皖荪(劳察)、李淑娴、赵鸿儒、梁炎武、郑明贤、王世宁、吴仲英、丁仁志 学生: 147 人 (1)、物理专业①、57 届半导体物理专门化毕业班(4 年制) 14 人 赵志圣(劳察)、何华昕、戴凯成、丁绍渊、金怀诚、彭敏修、汪宝铎(女)、赵敏光、邓贵介、陆肇漪、洪侣端、宋林松、陈士杰、谢英

②、物理专业四年级(1953 级) 15 人 谭天荣(先开除,但留校作反面教材,后劳教)、严仲强(劳教)、王存心(劳教)、徐祖年(劳察)、章豫梅(劳察)、岑超南(劳察)、张戴铭(劳察)、周光镐、叶承榴、杨学鹏、稽光大、黄焕栋、朱百成、林从修、陈光宇③、物理专业三年级(1954 级) 4 人 刘奇弟(劳改) 曹澧、梁忠赵、肇恒标、沈迪克、陈成钧、李雪琴、燕遯符、王克岩、叶培松、陈德贵、邓鲁阳、王又非、刘显声、张承孚、陈子雄、张云鄂、王克晖、敖瑞伯、黄冠涛(以上劳察) 钟金魁、曹图南、赵作正、周国生、龙伟丽、黄惟承、朱培豫、方蓊祥、盛名铭、何廷枢、王一鹏、林耀坤④、物理专业二年级(1955 级) 7 人 王书瑶(劳教) 高南冈、章世祜、张友荣、林国策、朱志英 唐自舜⑤、物理专业一年级(1956 级) 39 人 李港龄、钱汝明、章鹏、张效政、孙贤义、沈志庸、顾慰君、王宁人、吴继一、顾根涛(以上劳察) 陈国维、闻鸥、寿能伟、倪友群、王绍渝、欧阳洵、孙学章、张文彬、朱孝信、裘小松、何乃文、李振国、葛楚鑫、高鹏、任华巽、吴邨、顾云、贺绍甲、陈维杭、邱维常、贾保成、曾则鸣、罗公群、葛延恕、胡恩棠、高湘华、郑成中、李钦祖、孙润⑥、物理专业刚入学(1957 级) 2 人 宋后定、郁增基⑦、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非北大学籍学生 7 人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 3 期(总 83 期) 王书瑶专辑(ZL).doc

第 12 页 共 121 页

1957 年毕业 赵志圣(劳察)、陆肇漪 1958 年毕业 李远镜、金纪玉、蔡怡和、李德钧、高辉⑧、研究生 2 人 何建鄂(劳教) 吴思慧(2)、气象专业 57 届气象专业毕业班 6 人 朱庆圻、李难生、胡伯威、曹钢锋、罗孝逞、樊启祥 气象专业三年级(1954 级) 10 人 褚宗祥、吴佶宁、陆一强(以上劳察) 萧有馥、毛贤敏、陈道轩、马鹤年、陆费铭勇、潘家威、阎育华 气象专业二年级(1955 级) 6 人 郭定一(劳察) 徐吉庆、章正一、阎秉耀、张维桓、林和 气象专业一年级(1956 级) 8 人 阎瑞昌、黄茂兰(以上劳察) 翟镛、博绳武、白润珍、赵成尧、汤永祺 黄思孝 气象专业(1957 级) 1 人 徐鸿年(劳察)

3、化学系 20 人 化三李燕生(劳改)、化二张保正(劳改) 2 人 化一纪增善、化一陆宇晖、化一黄森、化一郑远志、化二王永生、(以上劳察) 5 人 化四韩钟麒、化四黄式、化四萧枫桥、化三张锡锬、化三李燕生、化三梁成金、化二郑光弟、化一薛慰灵、化一王连生、化一华宏勋、化一陈克重、化一王明、化一钟琅乐 13 人

4、生物系 15 人 助教: 姚仁杰(劳教) 1 人 于豪健、徐汤萍。实验员万耀球 生三袁植芬(劳教)、生二杜锦堂(劳察) 2 人 生四蒋兴仁、生四张强华、生三宋炯、生三方崇仪、生二张元(调干)、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 3 期(总 83 期) 王书瑶专辑(ZL).doc

第 13 页 共 121 页

生二张智宇、成朴、袁有铭、严孝方、

5、地质地理系 35 人 讲师: 张鉴模(劳察)、刘心务 助教: 林自立(劳察)、王向阳(劳察)、江美球 学生 地一刘含光(劳改)、(?) 郑瑞超(劳改) 地四俞庆水(劳察)、地四刘国鼎(劳察)、地二李世俭(劳察)、地二刘学良(劳察)、地二陈廷模(劳察)、地一赵汉雄(劳察)、地一陈心亥(劳察) 7 人 地四陈光寒、地四潘鸿儒、地四皮永丰、地二金阅礼、地二李克光、地二钱云、地二赵立言、地一昌俊明、地一李根良、地一和绪正、地一岳永勇、地一郭仪诚、地二岳文浙、地二赵良超、地二钱圭白、地二黄建辉、地二肖立功、地一黎昌万、地一赵延铸、地一冀振世、地一李桐(以上留校) 22 人

6、历史系 28 人 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向达 1 人 教师 夏应元、张广达 2 人 史二陈洪生(劳教) 1 人 史四吕克武、史三庞卓恒、史三黄友钊、史三许南亭、史三沈元、戴静华、王永茂 7 人 考古三段静修(劳察?)、孙机(劳察)、张剑奇(劳察)、赵明海(劳察)、黄良元(劳察)、张磊(劳察) 6 人 考古三胡琦、陈思骏、韩嘉谷、史二孙敦新、史二张学仁、吴文辉、滕昭宗、雷光汉 8 人 历史系还有学生邵?? 在团河农场劳教时投湖自杀; 还有调干生李立, 他原是潍坊市公安局干部; (另一人不愿透露姓名)

7、中文系 70 人 教授: 杨伯峻、朱君允 助教: 左言东、乐黛云、裴家麟(裴斐)、褚斌杰、傅全忠(傅璇琮?)、施于力, 李思敬, 倪其心、金开成、沈玉成、陈诗经、朱家玉 12 人 学生 研究生谭令仰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 3 期(总 83 期) 王书瑶专辑(ZL).doc

第 14 页 共 121 页

中三张元勋(劳改) 中一张志华(劳教) 中四李任(李亚白); 中三沈泽宜、中三吕翬、中三田树生、中三薛鸿时、中三陈爱文、中三秦学铭、中二王大鹏、中二李坦然、中二华炎卿、中二米振中、中二刘嘉屏、新二江之浒、中一崔德甫、中一蔡根林、中一张厚余、中一王金屏、中一黄一宁 18 人

新三王国乡(劳教)、新三刘秉(炳)彝(劳教)、新三张本吉(王书瑶记得 劳教中也有一人叫张本吉) 3 人



新一郑宗钊(劳察)、新二宗若铁(劳察)、新一樊鸿源(劳察)、新一钱咸生(劳察) 4人 新三林昭(女)、新三邓荫柯、新三张玲(女)、新三蒋文钦(江文)、新三赵雷、新三金仲民、新三刘发清、新三黄安栋、新三孙复(女)、新三文秉勋、新三夏锡尧、新三杨吉林、新三韩其慧(女)、新三孙文烁、新二贾锦清、新二吴尚宇、新一陈建勋、新一曹国臣 18人 王文全(劳察)、李思孝(劳察) 张厚余、刘鸿石、冷辛(女 1958年自杀)、昌俊民、×树生、朱锦翔(女)、黄安栋、卢贤军(文革跳楼自杀)  
中文系全体师生不过 800 余人光右派就划了 80 余个。

8、俄语系 32 人 教授：李玉珍、魏荒弩；讲师：刘慈忠(劳察) 助教：刘佐汉(劳教) 赵笃倩(女)、梁钰文、戴桂成、臧仲伦、李廷栋、陈士林、刘晓波、丁友渝、张耳、章亚航、倪玉生 11 人 职员：于学文 学生 俄三杜真(杜嘉榛)、俄二朱汉生、康翊、刘伦(仁)振、李桅、张志诚、孙玉珍、李昭时、许聂彦、胡作群、李禾瑞、凌嘉、翁振军、任读、倪淑贞、陈德言 16 人

9、东语系 5 人 教授 徐祖正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 3 期(总 83 期) 王书瑶专辑(ZL).doc

第 15 页 共 121 页

校办秘书 陈玉龙、陈炎 日四刘绩生、东二王明(谭金水与陈奉孝同案,在庭审时,其他案人从监狱中提出,形状狼狈,独谭金水西装革履,面色红润,态度从容,他人被判有罪,但是谭没有判罪,后为湖南大学教授。)

10、西语系 19 人 教授 胡稼胎(最初处分不详,后死于劳改) 副教授 吴兴华 讲师 黄继忠(劳教)、叶汝璉、邓琳 学生 时荣章(劳教) 周铎、西三朱承立、徐式谷、顾文选 英语 曹家同、法语 肖其中、法语 冯秀纯、谭平,法二陆丙安(女), 德语 贺永增、周美琪、袁勋培、丁有为

11、哲学系 16 人 教授、教研室副主任 张岱年 教师 王太庆 助教 王雨田、金志广、张继安 研究生 俞敦康、郑廷础、李琼瑶 哲一龙英华(劳教) 1 人 哲三李华荣(劳察) 哲三陆坤元、哲一李景禄、哲一于于注、田盛颐、黄学诗、黄宗奇

12、经济系 8 人 教授 陈振汉、罗志如、徐毓旃 讲师 余泽波 助教 侯建儒、范仲明 学生 经二应成旺、经三王一民

13、法律系 10 人 教授 王铁崖、教研室主任 沈宗灵 教师 沈宗灵、潘世昭、周士钊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 3 期(总 83 期) 王书瑶专辑(ZL).doc

第 16 页 共 121 页

法四李力、法三李绍林、法三陈钟灵、法一张志武、法一魏巍、任宗正

14、图书馆学系 3 人 教授 王重民 下属部副主任 关长瑞 敖乃松(从北大分配后划为右派)、图一李修宇

15、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和马列主义教研室 3 人 许世华(教研室主任)、崔懿华、岳麟章

16、留学生办公室 2 人 助教 寇德璋、焦庞颀

17、不明系 25 人 教授 陶孟和 讲师 弓清源(劳教) 吴仲英(教师)、王世宁(教师)、吴士俄(讲师)、张德智(教师) 朱祖勋(劳教) 宣树铮、陈德钧、×树生、丁有为、王铁生、米震中、李德身、杜伟的儿子、肖柏桐、赵虬、顾根涛、胡伯威、陆宇晖、钱嘉亮、王希光、李修宇、程海途、陆浩清

18 公共课程 2 人 副教授 管玉珊 医学部教授 王效道

19、干部职员 6 人 财务科科长 郭佩田 卫生所外科主任 杨达浚 党委委员、宣传部长 许世华 工会 刘培之(劳教) 印刷厂 高光泰(劳教) 张立人

总数大约是 538 人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 3 期(总 83 期) 王书瑶专辑(ZL).doc

第 17 页 共 121 页

文革中被处死者等非正常死亡名单,共 32 人: 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张锡锬、吴思慧、黄宗奇、黄立众、任宗正; 施于力; 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 黄思孝、肖其中, 袁植芬; 敖瑞伯、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鹏、孙贤义、黄茂兰、邵??、周云霞、敖乃松、林生方、许世华、卢贤军、冷辛; 胡稼胎、吴兴华。处死者九人 中文系学生林昭, 1954 年入学, 1968 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 1955 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 1970 年被处死, 处死时被割断喉管;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 1956 年入学, 1970 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 1955 年入学, 1970 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锬, 1954 年入学, 1976 年被处死; 物理系研究生吴思慧, 1953 年入学, 1970 年被处死; 哲学系学生黄宗奇因与看管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事实上并无人身伤害发生)。其他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据王友琴提供) 哲学系学生黄立众(又名黄美琦), 在家乡组织《劳动党》并准备暴动, 于 1970 年 7 月被军管会下令处决。法律系任宗正被枪杀于山西。

被打死者 1 人: 施于力在文革时被打死

饿死者 6 人 物理系刘奇弟 1960 年在监狱中病饿而死; 历史系陈洪生, 1961 年饿死于清河于家岭分场; ? 系朱

祖勋，1961年3月15日饿死于清河585分场；物理系气象专业二年级黄思孝困难时期饿死于清河农场；法语系肖其中，病死於劳教所；生物系袁植芬，54届，58年先劳教改判死缓后饿死於狱中。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3期（总83期）王书瑶专辑(ZL).doc

第18页共121页

自杀者14人 物理系54级敖瑞伯，文革中服毒自杀于光华染织厂；西语系贺永增，文革中自杀于北京市编译局；物理系1955级林国策文革期间自杀；化学系1955级郑光弟自杀；物理系56级章鹏劳改时自杀；物理系56级孙贤义文革时自杀；物理系56级黄茂兰劳察时自杀；历史系还有学生邵??在团河农场劳教时投湖自杀；图书馆毕业生敖乃松于清河农场自溺身亡；周云霞（女）57年12月跳楼自杀身亡。林生方？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许世华，1966年投水自杀；中文系卢贤军文革跳楼自杀；中文系冷辛1958年跳江自杀。

死因不明者2人 胡稼胎教授1960年(?)，在劳改中死去，不足70岁；吴兴华西语系教授，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另类 数学系闫桂勋，1957年未经党委批准，却莫名其妙地被当成右派对待，苦难20余年，却只取消右派名号，不给赔偿。

（名单来源：物理系名单来自沈克琦、赵凯华编写之《北大物理九十年第三版》；个人提供者：沈克琦、陈奉孝、孙传仪、于劭、张景中、郭定一、沈志庸、沈泽宜、王东华、张效政、王国乡、纪增善、俞庆水、刘国鼎、倪国熙、燕遯符、刘显生、博绳武、张玲、邓荫柯、张元勋、张耳、李廷栋、王雨田、钱焯焯、王书瑶、武宜三（不是右派）、王友琴（不是右派）、孙志伟（不是右派）等，另亦有网络下载的。我对以上名单提供者表示衷心地感谢，有的朋友详细列出年级、系与所受处分情况，沈克琦先生以九十高龄，细心察看每一个人的名字，使我改正不少错误，同时又在原基础上增添十余人的名字，有的朋友反复想起来就加上来，北大不死，右派不死。）

往事微痕 电子版 第3期（总83期）王书瑶专辑(ZL).doc

第19页共121页

有一篇网上下载的文章，介绍了上面说到的生物系袁植芬之死的情况，他本来已经逃出魔掌，却又自投罗网，他为什么这么爱这个国家？他为什么那么相信这个政权的善意？“林其銮（76岁，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右派分子，1951年回国就读北京育英中学的华侨）介绍其难友袁植芬之死。袁是香港人，因爱国而在1952年考入北大生物系（5年制），1957年6月毕业时24岁，回到香港结婚定居；7月份接到北大的电报通知，应召返校后无所事事，一个月后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分子，新婚妻子（画家司徒乔之女）离婚。袁在大陆举目无亲，在劳改期间两次逃跑要回家，在深圳边境被捕，成偷越边境的反革命大罪，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预审，林因收听海外广播而涉嫌反革命集团罪也关押此预审。1960年11月7日草岚子监狱关张，林和袁等尚在预审中的全部囚徒百余人被转送到功德林监狱；1961年底，林和袁分别结案，被押解到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等待宣判。之后，两人患了肺结核，在看守所K字楼三层病号牢房；囚粮少，饥饿难熬，袁加上肺气肿，瘦得皮包骨，其父母从香港寄来炼乳罐头（奶制品），在邮件寄到狱中的前两天，袁在林旁边的床上去世。后有资料说，袁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对这些，我们应该忘记吗？

2010-6-23

在上面一稿发表后，又承诺多派友继续补充名单，总人数增538人，他们是岑超南、江之浒、陈德钧、古本锷等朋友。由于一些原因，有些右派的院系不清楚，所以“不明系“的人数就增加了，有些人的情况也不太清楚，还可能有些遗漏，如有错误还请知情者指示。2010-9-19 书瑶又及

Share this:



赞

第一个点赞。

相关

[\[转贴\]“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说反右（视频）](#)

在“未分类”中

[又是一个牺牲品，中国大学必须去行政化！](#)

在“未分类”中

[走近顾准——摘自易中天著《书生意气》](#)

在“未分类”中

此条目发表在未分类分类目录。将固定链接加入收藏夹。

